

现代思想译丛

政治和命运

Politics and Fate

[英] 安德鲁·甘布尔 著
胡晓进 罗珊珍 等译
任东来 审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主编 吴 源
策划 余江涛

现代思想译丛

Politics and Fate
政治和命运

[英] 安德鲁·甘布尔 著
胡晓进 罗珊珍 等译
任东来 审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和命运/(英)甘布尔著;胡晓进等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7

(现代思想译丛/吴源主编)

书名原文:Politics and Fate

ISBN 7-214-03548-0

I. 政... II. ①甘... ②胡... III. 政治理论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45570号

Politics and Fate

Copyright © 2000 Andrew Gamble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03 by JSPP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Oxford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3-40号

- 书 名 政治和命运
著 者 [英]安德鲁·甘布尔
译 者 胡晓进 罗珊珍 翟艳芳 孙 倩
审 校 任东来
责任编辑 余江涛 蒋卫国
责任监制 蒋子平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泰州人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4.75
字 数 90千字
版 次 2003年9月第1版 2003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548-0/D·536
定 价 10.00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前 言

本书讨论的议题是目前西方社会中对政治的失望。政治一度被认为是可以让人类社会控制自身命运的一种活动。而现在,人们却深深地怀疑人类控制各种事务的能力,至少是通过政治来进行控制的能力。事关人类状况的这种新的宿命论声称,我们正处于人类事务的一个主要分水岭。宿命论反映出20世纪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乌托邦政治希望的破灭,对启蒙运动有关理性和进步的宏大叙事的更为广泛的失望,以及对现代性本身的幻想的破灭。这一论调最为突出的表达便是有关终结论的各种话语——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民族国家的终结、权威的终结、公共领域的终结和政治本身的终结,它们都是在最近几年中涌现出来的。在当代,我们命中注定就要生活在各种铁笼——它们是由源自全球化和技术的各种巨大的非人力量所制造的——的桎梏中,生活在一个既是反政治也是非政治的社会中,生活在一个既没有希望、也没有

手段想象或倡导一个可以选择未来的社会。我的论述就是要反对这种暗含在如此之多此类话语中的宿命论，反对那种总是存在于众多现代性核心话语中的宿命论，而且，我要为政治和各种政治要素辩护，说明为什么离开了政治我们便一筹莫展，并探求政治和命运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持续不断和必要的张力。

作为一种写作形式，我省略了脚注和资料来源，以免损害行文，破坏论述的流畅。只是在为了避免可能会出现误解时，我提到了一些作者，但我的目的不是提供众多特定的思考者，而是探究当代西方有关政治著述中某些具有普遍性的主题。在本书的最后部分，我给出了一个参考书目，提供了一些资料线索，如果想进一步了解本书所提出的问题，读者可以去阅读参考。

这本书的一个灵感来源于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所著的《保卫政治》(*In Defence of Politics*)，他曾经是谢菲尔德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这是我最早读到过的一本有关政治的著作，尽管我对政治的论证和理解不同于《保卫政治》一书，但是，拙著的基本看法——政治作为一种活动的重要性——源自与他相似的理解，源自保卫政治的需要。

谢菲尔德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提供了一个非常适宜思考本书所讨论主题的环境。我要感谢过去几年中所有与

中心相关的人员,感谢他们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尤其是下列人员:Gavin Kelly, David Marquand, Ankie Hoogvelt, Jonathan Parraton, Michael Kenny, Tony Payne.后两位阅读了本书的初稿,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批评,政治出版社的审稿人也是如此。我担心我的感谢远没有到位。我还要对下列人员表示谢意,他们与我分享了许多思想和有意义的讨论:Duncan Kelly, Matthew Festenstein, James Meadowcroft, Carey Oppenheim, Nick Stevenson, Claire Annesley, Steve Ludlam, Tony Wright, Ben Clift, Ian Kearns, Daniel Drache, Bruce Pilbeam, Alexandre Guimaraes, Teruhisa Tse, Rajiv Prabhakar, Justin Bentham。

感谢政治出版社的David Held, Gill Motley和Lynn Dunlop,感谢他们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对我的鼓励和耐心。感谢Tom, Corinna和Sarah,因为他们的批评不那么严苛。

安德鲁·甘布尔于谢菲尔德

真正的历史承受着命运的重负,但却摆脱了规律。

奥 斯 瓦 尔 德 · 斯 宾 格 勒 (Oswald Spengler)

看来很少有人认识到,我们深受其害的许多罪恶完全是不必要的,共同的努力能够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把它清除干净。如果每一个文明国家的大多数人齐心协力,我们就能够在二十年内消除所有可怜的贫困,这个世界一半的疾病,以及束缚我们人口90%的全部经济奴役;我们能够让世界充满美好与欢乐,确保世界的普遍和平。只是因为人类的冷漠无情,只是因为他们死气沉沉,缺少想像力,总是觉得万事皆然,才没有实现上述目标。依靠善意、宽宏和智慧,这些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伯特兰·罗素 (Bertrand Russell)

一个彻底消除了战争可能性的世界,一个完全太平的地球,将会是一个没有敌友之分的世界,因此,也是个没有政治的世界。

卡尔·施米特 (Carl Schmitt)

政治至少代表了多少要宽容某些不同的真理,多少要承认在相互对立利益的你争我夺的公开较量中,政府是可能的,而且是施政最好的。政治是自由人的公共活动。

伯纳德·克里克 (Bernard Crick)

时间和命运产生软弱,但要意志坚定。

丁 尼 生 (Tennyson)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命运 1

- 与政治有关的概念 3
- 权力、身份和秩序 6
- 命运观念 9
- 作为天命的命运 12
- 作为偶然性的命运 16

第二章 历史的终结 20

- 历史与后现代性 21
- 身份 25
- 历史主义 27
- 意识形态的终结 33
- 现代性与历史 36

第三章 民族国家的终结 41

- 全球市场 42
- 区域主义 48
- 新自由主义方案 49
- 新自由主义与国家 53
- 反对普世主义 58

第四章 权威的终结 63

- 传统与社会 66
- 一个非传统社会 70

安全 76

科学 79

第五章 公共领域的终结 84

政府的终结 84

治理 87

公与私 90

公众参与的终结 91

参与和问责制 94

公共利益的终结 97

第六章 政治 105

政治的维度 108

多舛的命运 112

单相度社会 114

全球市场 119

技术国家 127

政治的未来 131

参考书目 133

中译本絮语 138/任东来

第一章 命 运

如果政治已接近尾声,而且是命该如此,这将对我们将意味着什么?通过创建一个空间,一个政治领域——在这里人们可以寻求基本政治问题的答案:我们是谁,我们应该得到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生存,现代政治许诺给予人类社会控制其命运的能力。据此所理解的政治包含着认同、忠诚、权力和资源、秩序和规则。通过引发出对立的政党和运动、社会和经济秩序的不同原则,以及为实现这些原则而产生的竞争,政治预示着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持久冲突。政治事关公众意志和公共目标的形成,公共利益的决定,什么应当保存什么应当改革,什么应当属于公众什么应当属于隐私,以及管理社会应该有的规则。然而,支撑所有这些观念的信念是:我们掌握着我们自己和我们社会的命运。

20 世纪发生的事件大大削弱了这一乐观主义精神,并且传播了这样一种怀疑论:人类不再有能力有效地控制任何事情,尤其是通过政治这一途径。把政治看作是某种行为的两种

观点变得十分流行。其一是嘲笑政治已变得无可挽救的保守，充斥着腐败、浪费、低效和自私，变成了创新和变革的持久障碍，成为社会最缺乏活力的部分。另一种观点则担心，政治是极权主义的萌芽，激化着冲突，煽动起意识形态的使命感，鼓动人类的狂妄自大，以为自己有能力塑造这个世界，结果导致邪恶的专制独裁。

终结论(endism)的勃兴推动了这种反政治的情绪。近年来，有关政治的著述越来越多地使用着启示录般的腔调，各种书籍和文章的下述观点则充斥着大众媒体：宣称一切都有终结，尤其是意识形态、历史、权威以及民族国家。所有构成政治和政治世界的这些属性都被宣称终结了、穷尽了和淘汰了。终结论的一些支持者悲叹这种变化，但是很多的支持者为此欢欣鼓舞。他们盼望着政治自身的终结。

在西方思想中，梦想建立一个没有政治没有冲突的世界是一个永久的话题。有可能实现这样的社会吗？抑或政治是人类不可替代的一个方面？许多滋生于西方人想象的乌托邦实际上是一个没有政治的世界；一只看不见的手或是一种超人的智慧已经预先计划好了所有本应由政治所做的工作，不需要进一步的关注。但是，许多这样的乌托邦实际上是被看作政治的结果，此后，政治就被弃之一边。今天，宣称政治正在走向衰亡不过是老生常谈，在乌托邦面前，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

集体主义者的乌托邦,这一点都已实现。如今的时代被称作是反政治的(anti-political)或无政治的(unpolitical)时代,它鼓动怀疑和排斥政治。当对政治的信心减少时,对政治的关注和卷入也就减低。留给政治的空间正在收缩,与之相伴随的是,想像或实现任何可能替代我们目前状况的严肃的选择性也在收缩。这似乎就是我们的命运。

与政治有关的概念

但它不该如此。政治仍然有许多机会。但是,目前对政治和政治衍生物(the political)的理解非常贫乏,原因之一是政治本身没有一个无可争议的一致含义。通常,事关政府事务的任何一个方面的和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生活以及政府治理的科学和艺术,都被称为是政治,这使它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术语。但是,也可以以一些比较精确的方式来使用这一术语,这要取决于如何定义政治的特性,怎样将它同其他观察世界的方式区分开来。政治思考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政治的密码总是成双成对:它会利用公与私、敌与友、内与外之间的根本对立。这些对立会形成三个迥然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政治概念。

主要的区别是:一些人将政治看作是确定的政治实体内的一种活动,这一实体建立了一种公共领域和公共话语,并据此协调相互竞争的利益、管理社会;另一些人将政治看作是一

种活动，它首先构建并维护一个国家作为一个主权的政治实体，然后确定哪些人属于这个国家哪些人不属于这个国家。前一种政治基于公与私的分野，而第二种则基于敌与友的对立。在第一种形式中，只有存在着一个公共领域，即各种各样的制度和组织，它们承认多样化，为商讨、谈判、各种利益的表述和不同身份的表达提供空间，政治才会存在。政府是这个公共领域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且与政治相对立。这种只有当政治受到压制政府才能存在的情况，或者是因为市民社会的利益和观点无从表达，诸如在威权制度(authoritarian regimes)之下；或者是因为即使可以表达，但政府的做法与之相距千里，诸如在一些民主国家那里。

就政治的第二种含义来说，通过审议和代议制的形式来确定何者为公、何者为私，其重要性远不及确定身份来得重要，后者是每个政治实体的基础。国家被认为是个人所属的各种团体中至高无上的那一级组织，因为它最终会以集体，即民族的名义，要求它的公民在战争中作出牺牲。如政治的第一种含义所揭示的，政治依赖于多样性的存在，但这种多样性并不是一个国家内利益、观点和身份的多样性(此种多样性固然重要)，而是源于存在着许多国家的、许多独立的且拥有排它性的主权实体，它们的存在构成了彼此间的潜在威胁。正因为有这样一种政治现实，国家才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而存在。如果

世上只有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它将不再是一个政治实体,因为没有其它的国家来与之对立并据此来定位自己的身份。

赞同以上这些政治概念的人通常把对立的观念贴上反政治的标签。这一争论由来已久,一直存在于涉及政治秩序之必要条件的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不过,这种分歧很可能被夸大了。这两种概念都强调政治在认识现代国家时的重要性,对政治的全面理解需要将这两种概念结合起来。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真正的反政治理论并不认为政治对现代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而是将其看作是植根于一些更深也更基本的力量之上,因而也容易消逝的事物。这种反政治的观点可以在许多关于终结论的著作中发现。他们声称,在把政治作为一种活动的两种意义上,政治都正在弱化。在技术性的管理不断扩大、国家间冲突减少时,公共领域在缩小,主权也在削弱。

政治的第三种含义接近于我们日常所使用的政治的含义。在这里,政治就意味着要站队表态,要有所偏袒。于是,政治便与各个为利益而战的派系、与权力斗争、与一些个人或者团体的行动相连,这些个人或者团体运用各种原则或价值观牟利,却并不执着于这些原则和价值观。各种花招、密谋、阴谋、利益集团、院外集团、操纵,就是政治的全部。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当权者经常会把政治视为一种破坏性的和分裂的行为,与反抗紧密相连。政治是那些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人所

从事的把戏,正如 18 世纪时英国国歌所唱的:“打败他们的政敌,挫败他们骗人的把戏……上帝拯救国王。”但是要压服这种政治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有一个政权不是与它相伴而行,它不可能被拒之门外。这种政治的焦点在于谁有权势,谁能制定议程,谁能获得于己有利的决定,这是身份和地位的政治,是保护人和委托人的政治,是与权力永远相伴而生的掌权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court)。

权力、身份和秩序

在上述意义上的政治永远不会消失,实际上也没人能想到它会消失,但是,政治是否会缩小到最终只剩下这样一种政治的含义呢?将政治视为创建主权或者公共领域的观念曾是那种认为人类社会能够塑造自己的未来的现代理念的核心,它是不是正从我们的世界中消失呢?本书就将说明它们是不会消失的,以后也不会消失。由作为权力的政治、作为身份的政治以及作为秩序的政治三个维度所构成的政治王国仍然是人类经验以及人类能力的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国家,或者作为一个国家,需要三者皆备。作为一种行为的政治支撑起这一王国,要做到这一点它就必须包含政治的全部三个维度,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政治王国中那些实际内容不是事先给定的,它必须通过政治本身的行为来完成。

权力是政治中的一个工具性维度，它所提出的问题是：谁得到了什么、何时得到和怎样得到。它是这样一个空间，在这里所作出的决定事关谁是“局内人”，谁是“局外人”，谁该被包括其中，谁该被排除在外。它决定资源的分配方式，从公职的任命分配到各种税款和利益的分派，以及由公务人员直接控制的诸多行政和管理决定。因此它包括了掌权政治，此种政治是任何一种制度化的权力体系都不可缺少的，但它又远比这一体系更广阔，包括政党组织和压力集团，以及与扩展中的国家相伴相生的各种网络和政策共同体。它关注于寻找共同基础，达成共识和联合，使对立的各方能走到一起，找到足够多的一致且合理合法的解决办法，并拥有接近决策者的渠道。在民主制中，作为各个不同利益集团所组成的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的掮客，政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威权制度中显然就没有这一作用。但是所有的制度都需要有某种机制来分配公职、公共合同、税款和利益。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有其永恒的魅力，而不只是因为它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中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身份是政治中的表达性维度，它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是谁？”在这个空间里，人们要在不同的原则和价值观之间做出选择，要明确自己究竟是谁，拥抱或承认某种身份，并承担一系列特定的承诺、忠贞、责任、义务。选择或是确定一种身份意

意味着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而且这一身份必然是在与其他身份的关系中确定的。在这里，政治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是根据我们和他们、朋友和敌人。政治身份可以是相对固定的，也可以变动不定，取决于年龄、性别、阶级、国籍、宗教、意识形态和种族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政治身份可以是单向的，也可以是复杂的和重叠的。在所有的身份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国家身份本身，因为它构成了其他政治形式的基础。如果所有人都拥有相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政治身份也就不复存在；但是只要经历各异，那么价值观也将不同，而这个空间的创造就是为了构建、谋划和适应许多与政治相关的不同身份。这是个政治的空间，各个政党都可以想方设法来影响它控制它，但却不能独占它。政治能量以及感性冲动的大部分都源于那些决定政治身份的深不可测的潜流，一个摆脱了都市精英的私利操纵的世界。

秩序是政治中的调节性维度，它在问“我们应当怎样生活？”这一空间决定了所有社会活动的框架，决定了制订和实施具有约束力的规则。这不仅包括人们所理解的国家宪法，决定政府各个部门权力、代议制和选举机制以及权利和义务的规则，而且还包含更广阔的内容。制度性安排在社会内塑造了社会交往与互动的模式，同样也是一个政体和社会的建构。这是比政府本身更广阔的治理制度，包括诸如市场、网络和家庭